

花落蓮成

談女性

文學

本校國文老師

葉思芬



女 權運動在二十世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佔人類一半人口的女性經過數千年長期的羈壓、禁錮，已然覺醒，開始為尋求與男人同等、合理的生活方式努力。儘管過程艱辛、成果有限，畢竟在全面男人創造的歷史中，也有了立足之地。歷史不可能改寫，但批判歷史的「史觀」却是自由的。因此，透過女性自身的觀點，重新去思考、衡量過往的歷史與當今的社會，從而為「合理的兩性化關係」的未來提供建設性的看法，是一項被肯定、受鼓勵的思潮。此一觀點，是為「女性意識」。

女性意識

女性意識相對於男性意識。何謂男性意識呢？以文學為例，男性作家透過男性的眼光來呈現事情的面貌，即便是描寫女子，也是男人眼中的女子，外在如此，內在亦不例外，總是男人想當然耳的「創作」。這種自以為是的片面之辭，曾經嚴重地扭曲了女子的真面目，「王昭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陽關終唱，後事淒涼，魂歸漢地，目覩朝陽。」昭君和番原是膾炙人口的傳說故事。一位美麗の後宮女子，因為畫工毛延壽的欺瞞，無緣得見君王，甚且被派遣赴平沙萬里的塞外做化解干戈的政治工具。臨行，拜辭元帝，元帝驚為天人，悔之，然以君無戲言，故忍痛命昭君上馬。而這廂多情的昭君，淚滴千行，何忍與元帝分離，終於在番漢交界的黑龍江上投水自盡，以謝皇恩，顧全名節。「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詠懷）昭君有怨，怨的是小人毛延壽，對於漢元帝，却是生死不渝的堅貞。

這是一向以男人為本位的傳統說法。

而事實的真象又真是如此嗎？

王昭君，十七歲入宮，以待詔宮女（等待皇帝召見）的身分在後宮待了六年。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三十三年）匈奴請婚。漢制，皇帝駕崩時，三十歲以下的宮女可以出宮（以皇帝未臨幸過的為限），而超過三十歲的，則一律遣去守陵，註定一生是白頭宮女。匈奴請婚這年，元帝四十三歲，猶是春秋壯年，而昭君年已二十三，於是她決定不再「待詔」，主動爭取和番。「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西京雜記）在元帝驚艷、懊悔的情緒中，昭君懷著報復的快感和對命運挑戰的毅然，上馬登程，在胡風春夏起的塞外，當上了寧胡閼氏（閼氏即皇后），先後生了一子二女，一輩子沒有再踏入長城一步。

王昭君是美麗的，但不為漢元帝而美麗，更毋需為妻妾盈庭的漢家天子投河自盡，她不是柔弱、

幽怨的漢明妃，她是堅強而寂寞、驕傲復淒涼的寧胡閼氏。昭君不怨，若有怨，該是千載以來被刻意套入的框架吧！

歷史上，這類例子俯拾即是。

「綠珠墜樓」是另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

晉朝石崇與孫秀有隙，遭陷害，捕兵入門之際，寵伎綠珠，跳樓先殉。古來多少詩文歌頌綠珠的感懷主恩，貞節凜然。直至最近，作家鍾玲另有見地：

「你凌厲的目光逼視我

主公，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要我死在你眼前，

因為綠珠是你所愛。」

歷史的歸歷史，女子的還諸女子，女性意識很多時候，也許更能讓我們接觸到事實的真相。

透過女性意識著眼社會百態的文學作品，一般就稱之為「女性文學」。

女性文學

女性文學就作者而言，以女作家居多，但並不是說，女性文學的作者一定是女性，也並非女性作家所寫的作品一定是女性文學，端賴的尺度還是在是否具備「女性意識」、舉一例，曹雪芹的紅樓夢中，常有相當深刻的女性角度，而古來多少女詩人、女詞人意興風發之際，亦只是「恨不生為男兒身」 要當第二等的

男人，而不是第一等女人！

再就內容而言，女性文學既是透過女性觀點來看周遭世界，故事的重心當然脫離不開女性這個角色。但誠如每一個偉大的男人背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人這句通俗話語所言，每一位人間女子的旁邊，必也有相關的俗世男子。有人，必有情；有情則生事，事事皆世世，一張巨大的網絡於焉織成。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女性文學創作者的創作動機。從來，女作家幾乎就是風花雪月

的代名詞，離愁、閨怨、顧影自憐式的生活感觸是作品的全部。無怪乎落在文學批評者眼中，就是「纖細有餘、氣派不足。」這缺點在女性文學中不能說沒有，但至少已有改善。女性文學的作者不再以閨閣、秀麗為滿足。在知識爆炸、人際複雜的現代社會，「絕代有佳人，遺世而獨立，」已是不可能的夢想。既然如此，為衝撞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開放夾縫間的婦女同胞指點迷津，才是一樁更值得關切的主題。



女性文學既在世界蔚為風氣，台灣當亦不例外。近些年來活躍在文壇上的幾位女作家，儘管風貌各異，但屬於女性文學特有的自覺與使命，却是一致的。

各家風貌

▲袁瓊瓊

袁瓊瓊，筆名朱陵，寫過詩，出過散文，但是讓她在文壇上陡然發亮的是那篇「自己的天空」。民國六十九年聯合報短篇小說獎的「自己的天空」幾乎可稱為女性文學的開始。文中獨具的女性圓熟與世故，為女性文學開拓了朗闊的天空。

「自己的天空」，故事並不新奇，一對夫妻因為男的有外遇而鬧離婚。作妻子的面臨這個變局，先是驚慌無措，繼而咬牙奮鬥，終於徹底改善，成為一個「有把握的女人」。袁瓊瓊以敏銳、通達的筆調，傳述了一位保守女子心理的轉折，微妙之際是男性作家所無法體會出來的。譬如，妻子知道丈夫有別的女人時，她當然要哭，但是在哭著當中却是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她一直哭，因為怕。而且想到自己要三十歲了，突然變成被遺棄的女人。早幾年的話她還年輕些。年輕時被遺棄比較上有什麼好處，她一時也想不清楚。」

不過一切事年輕時總要好些……」

這真是對女人最大的諷刺。世間多少女子以為結了婚有了倚靠，就可以很放心的讓自己無能下去，於是一旦遇到挫折，就甚至連自己的態度都打理不清了。

小說中的妻子 靜敏就在這種懵懂中開工藝材料行、拉保險，在慢慢拼湊出自我的過程中，對周遭的世界第一次有了瞭解。後來她碰上另一個男人屈少節，決定自己要他，經過設計、安排，終於讓屈少節愛上她，跟她生活在一起，她成了「另一個女人」了。

袁瓊瓊小說的層次意義並不止於此。小說最後一句：

「可是她現在不同了，她現在是個自主、有把握的女人。」

即滿溢著反諷效果。她現在是不同了。她自主、有把握，然而她這片天空又教人放心了嗎？屈少節的太太隨時會出現；屈少節隨時會離開；她偶然遇到前夫時，要心虛地謊稱自己結了婚，還生了兒子，這些不都是足以蔽日的浮雲！袁瓊瓊不否認現代女性的行為能力，但何其可悲的，女人辛苦掙得的，常常不過是原屬於另一個女人的，男人，事實上，並沒有讓出什麼！

強烈的女性意識，及透過女性意識對女性問題的理性關切，是這篇小說受矚目的焦點。

王文興教授曾經以「人情練達皆文章」推崇袁瓊瓊，而袁瓊瓊陸續發表的一系列作品，也秉持著她特有的活潑、自在、誠摯。袁瓊瓊

酷愛俗世的風景，俗世的情意，而俗世的喟嘆，能讓她寫得如此跌宕自喜的，也真不多見。像「隨意」集中一段文字：

「婦女有沒有職業，決定她地位的高低。我上美容院洗頭，師傅總輕聲垂詢：『今天不上班嗎？』先假定妳是職業婦女。若對家庭婦女，該這樣問候了：『今天不做飯嗎？』這兩句話的氣派，相差不可以道里計。……若是職業女性，在那兒上班呀？做什麼事？做了多久？怎麼兼顧家事？每個問題下面都有豐富的空白，可以讓入絕無冷場的直聊到付帳出門。家庭婦女就只配答填充題了：結婚多久？（九年）。幾個孩子？（兩個）。再問完了小孩的年齡性別，她那裏贈妳三字考語：『好命哇！』於是草草收場，雙方都有落荒而逃的感受。

婦女出外就業，是現階段社會進步的一大特徵。才不過二十年光景，稍微過得去的人家是不允許女子拋頭露面的，有教養的大家閨秀原該在家享受那份「清福」。曾幾何時，社會的價值觀有了如此決然的改變，流風所及，職業婦女固然家庭、事業兩奔波，但在疲於奔命之餘，却也總忘不了對專業的家庭主婦俏然一撇嘴：「零成長。」而因守家庭的婦女難免氣短，有多少為丈夫、為子女賢慧了半輩子的傳統女子，愕然發現，自己已被放棄！

「滄桑」是袁瓊瓊最新得獎作品。一個眷村的有夫之婦拋家別子與情人私奔，二十年後

陪他一段

蘇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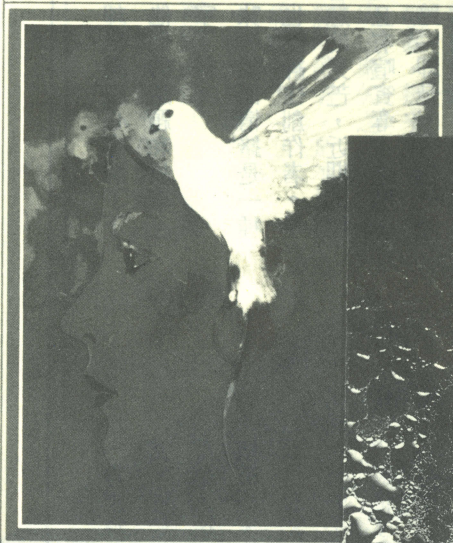
▲蘇偉貞

出現在兒子的婚禮上，不被接受。圍牆外，她低聲哭道：「我只是不甘心，怎麼這一錯，就回不來了呢！」

袁瓊瓊嘗試用更寬容、更冷靜的觀點來正視這個一向被稱為「姦夫淫婦」的老話題，關懷與「自己的天空」類似，成就也差近乎。畢竟，一個作者最難超越的就是他自己！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186 庫文歌九

蘇偉貞，出身軍中，也是新近崛起的年輕女作家，「紅顏已老」——六十九年聯合報中篇小說獎，堪稱成名作。

「紅顏已老」描述才女章惜與教授余書林一段註定沒有結果的戀情。註定沒有結果，是因為他們——余書林、章惜、還包括余書林的太太——都是好人。正確地說，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知情達意，持重守諾的現代知識份子。也因此，這是齣沒有動作的獨白，心底的情愫儘管起落千尺，外表上却不露一絲火爆。蘇偉

貞追求的男女關係原是建立在精神層次的最精緻處，一個肩交眼瞬就要勝過千言萬語。女主角固然淒絕美絕，然而她的人生也就註定孤絕了。

張愛玲是中國當代文學巨擘，惜墨如金，但影響深遠。她豐富的意象、熟練的人情至今仍為中國作家所樂於倣效。屬於張愛玲的那種人性蒼涼的感覺，可以很明顯的在蘇偉貞筆下找到。所不同的，張愛玲的觀照遍及三教九流，而蘇偉貞似乎對大都會的現代尖端女性更感興趣。蘇偉貞筆下的女子大多頂尖聰明，而且卓然獨立。也因此，正如她自己所言：「女子的聰明度、獨立性愈來愈高，也愈有故事。」故事呢，不外廝纏拚鬥，跟男人鬥、跟女人鬥、跟自己鬥，也跟整個人生世代鬥。難怪，充斥在她那些世間女子的背後是疲倦、空乏，忍不住要恨恨罵自己一聲：「何苦！」

「世間女子」是蘇偉貞七十一年得獎作品，透過另一個三角戀愛，相當深刻地表達了現代就業女子的尊嚴、無奈、壓抑與浮躁。劍拔弩張固然是單身女性在這個讓人目眩神搖的大都會裏基本的生存條件，然而存了一個號稱避風港的家，讓一個男人充當生活的盾牌，難道就是幸福了？「懷謹一日」是蘇偉貞的答案：被工作套牢、被丈夫、兒子套牢，「當然，也沒有什麼大煩惱，連續劇似的生活，光剩下疲乏，她的問題又非外遇之類，可以大張旗鼓好出一頓氣。」小說最後一段：

「是個十五的月，不知道照遍多少人世

才那麼明淨通性，却也滿腹心事消了去，又漲上來。像他們的話題和故事。」這份惆悵，又豈是一個愁字了得。

蘇偉貞的文章耐人尋味，然而情緒是一種陷溺，能絆住劇中角色，也能絆住創作者。早期的蘇偉貞，文章時現智慧的光芒，近期的作品，這些光芒非但扎眼，且有喧賓奪主之勢，刻在民生報上連載的「陌路」即是。人生的體會貴在點到，不在說破！而人性的揭露如果不是為了包容，那恐怕就是迷失了。

▲蕭麗紅

桂花巷，民國六十五年聯副連載。恰似吹皺一池春水般，喚醒了讀者對於古老中國的記憶。一些塵封已久的情感、人事在蕭麗紅筆下又清晰、可親了起來。

「漢文化浸浸五千年的歲、月、光、陰裏，不知生生活過多少這類女子……各自有各自的血淚、辛酸，她們的好，難掩犯下的錯，而那些錯，却也減不了她們的好，就因為這縱橫交錯，叫人在嘆息之餘，對人性、肉身，有另一種清楚、明白。」（桂花巷後記）

這是作者的創作動機。

「桂花巷」，主角別紅，愛恨強烈，恩怨分明。她本是北門嶼卑微的漁家女子，如果拿泛泛的眼光來看，也許可以說：「她生來富貴命，因此嫁了有錢人，風光半輩子。」可是透過女性意識來探討，則是「人窮志不窮」！

「自己沒有一樣、半樣，能比人家。家當，爹娘，兄弟，什麼都不能比，什麼都落人後。但，總得有一樣，她要別人墊起腳，仰上頭，也望她不到……」

因著這層認清與覺悟，她咬緊牙纏一雙北門嶼無人的小脚，捨棄家鄉年輕漁夫秦江海的愛，成為佔了大半條桂花巷的辛家媳婦。到手的富貴沒半點僥倖，是她蝕骨蝕肉掙來的，也是她用出眾的賢德、才智頂來的。別紅這個角色讓人聯想到張愛玲「金鎖記」中的七巧，以及「金瓶梅」裏的潘金蓮。她們都是能幹、俐落的女子，也都有一分異於別人的自覺。但是智慧、定力的差別，使她們的爭取有了決然不同的結局。當然，命運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潘金蓮，身、首異處；七巧，瘋了；而別紅，在黃金打造的籠子中「獨活」。生命的索價，何其昂貴！

接著發表的「千江有水千江月」為蕭麗紅贏得三十萬元獎金的長篇小說獎。

「千江有水千江月」基本上是「桂花巷」的延續，它的脈絡經緯相當接近紅樓夢，而唯美則過之。書中對傳統風俗作了詳細的描繪，對中國人情也有極精緻的推崇，而小說中金玉女般的大信、貞觀更是玲瓏剔透、死生契闊。就是這些，讓讀者如癡如醉。

客觀說來，這本書是從中國文化精髓處抽離出來的。也因為是抽離，它顯得不實際。再就女性的角度來看，全書儘是傳統婦女的溫、良、恭、儉、讓。女子有美德，當然是好，但

是在知道久無音訊的丈夫早已另娶時，會舒坦歡悅的說：

「小我四、五歲的人，都已經娶媳婦，抱孫了，豈有那樣窄心，淺想的？再說，多人多福氣——」

還要為另外那個日本女人圓場：

「若是為此丟了伊，國豈不是不義？我們家數代清白，無有不義之人！」

就相當不近人情了。

不知有意抑或無心，男尊女卑的觀點在整篇小說中，披著文化的外衣，四處潛伏。在女權高漲的今日，「千江有水千江月」能如此地讓女性讀者喜愛著，不能不說是一樁奇特的事。剛剛在中國時報連載過的「桃花與正神」是蕭麗紅西遊歸來的新作。也許她曾試圖採用一些新的觀點，不過改變的因子還在東西雙方文化的差異。基本上，中國婦女為男子而生，為男子而活的信念，依然存在。

▲廖輝英

廖輝英，台大中文系畢業，任職商界，「油蔴菜籽」奠定她文壇的地位。樸實、適切是她創作的風格。

油蔴菜、粗賤、生命力強勁。它的種籽隨風飄送，落在那裏，就在那裏生根茁壯，很像女性的命運，跟定什麼男人，就是什麼樣的營生，半點不由人。然而，它的堅韌、普遍，也正象徵著普天下所有平凡而偉大的女性。

「十二塊金條、十二箱絲綢、毛料和上好

「木器」是醫生為他的公女準備的嫁妝。豐厚的物質並不能保障她有幸福的婚姻，恰好外表憨厚的新郎也不見得就是可靠的丈夫。故事以阿惠和阿惠的母親——醫生的公女作為貫穿，述說兩代女子的同中有異，也述說台灣三十年的社會轉變。

小說可取，在人物塑造的成功。阿惠母親，富家女的驕氣，在不順遂的婚姻中，隨著典當而盡的嫁妝，逐漸磨挫成對生活的堅毅、妥協。阿惠那位浪漫而不負責任的父親，也在日益嚴苛的生活擔子下收斂、平穩。兩人都有太多的缺點，但因為這些缺點，讓人覺得可親，而他們善良的本質又令人不忍苛責。女兒阿惠，自小在重男輕女的信念下長大，但不同於母親的認命，她堅強、獨立，終於為自己走出一條值得走下去的路。文中，不時洋溢著的親情，最是教人感動。隨著阿惠坎坷的成長過程，真切地看到台灣由農業步向工商業，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遷，這該也是作者另一目的。

「不歸路」是廖輝英另一篇受矚目的中篇。女子李芸兒與隔鄰有婦之夫方武男陳倉暗渡，形成僵局。「不歸路」連載期間，李芸兒那種毫無人格可言的癡心、軟弱，幾乎讓讀者無法忍受，連帶著，作者也成了眾矢之的。作者語重心長的說：「如此憤怒的讀者，是不是也正意味著被擊中了心底的痛點呢！」

「不歸路」搬上銀幕，由於詮釋方向與原著稍有出入，畫面的尺度再度成為話題。事實上，讓李芸兒如此「窩囊」的，並不在情慾，

如夢令

著 蕭

愛情試驗
李昂

張愛玲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愛
鍾曉陽

而是寂寞，還有，恐慌。中國人一向無隱私、無自我，面對大群朋友先後出嫁，芳心的無由排遣與焦慮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千百年來，社會期待於一個女子的，又是「跟定一個男人」。

這些外在、內在的壓力都是李芸兒倉促委身的因素。再說，現代女性，因為標明「現代」，難免有時過度自信，總以為自己面熱心冷，不會動真性情。待到跌進這三角漩渦，才發現無力回天，不僅全盤皆輸，而且居然成為自己一向最不齒的「第三者」，這諷刺，真夠大了。太太這邊呢？發現爭奪丈夫的不是妖冶、低俗，人盡可夫的歡場女子，而是同她一樣身家清白、舉止端莊、有學識、有能力，並且也和她一樣號稱是平等、自主的新女性時，那種錯愕，簡直要教自己、教別人都懷疑起所謂「新女性」的意義。

「不歸路」是李芸兒的悲劇，也是衆多紅塵女子的悲劇，而一個「傳統好女子的流落」（曾昭旭語），不正也意味著當今女子的進退失據！

廖輝英的悲憫不只此，「盲點」——她的第一部長篇，即隱含了更大的理念：舊有的那些倫理規範，在面對現今的夫妻情緣、婆媳關係、女性地位、男性角色時怎麼顯得如此僵硬，無力了呢？是不是，新道德的建立，已刻不容緩了？！

一位有心的小說家，絕不滿足於只交代一個故事，它還提出一些問題、一些假設，如果可能的話，為千千萬萬煎熬受苦的心靈，引譯

如夢令

蕭 颯 著



出可行的路徑。廖輝英如是說。

▲李 昂

「殺夫」，是李昂近期最熱門的長篇。

「殺夫」，原名婦人殺夫，是一則發生在抗戰末期上海的社會新聞。姦夫淫婦串通謀害親夫，在中國戲曲小說中並不少見，遠者潘金蓮，近者小白菜皆是。這則新聞讓李昂感到興趣的是，凶手不是淫婦，背後也無姦夫，澈頭澈尾不過是一個可憐無助的弱女子罷了。

「殺夫」將背景移到鹿港，是作者企圖藉此對台灣傳統的兩性關係作一探討。同時也把「關了燈的文化」（司馬中原語）及「人性最深處」（白先勇語）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來。而女主角一步步被「非人化」的過程，真是觸目驚心！

受盡折磨的林市，最後終於殺了丈夫，吃了東西，「靠著溫暖的灶腳，沉沉的，無夢的熟睡睡了過去……」她還會醒來，醒來之際就

該是讓讀者為傳統女性角色好好省思了。

不同於前面幾位作家，李昂寫作年代相當早。在鄉土文學尚未流行時，她已寫了好些以鹿港為背景的「鹿城故事」，而在女性文學被肯定之前，她也已經有了一系列女性自我體認與道德規範衝突的小說，像「花季」、「她們的眼淚」、「愛情試驗」皆是。

西方認婦女解放有千百種面目，「性覺醒」是其中重要一項。這種覺醒若放置於禮教儼然的東方，就近乎離經叛道。「離經叛道」的李昂固然倍受非議，而她筆下的女子呢？但漢章說：

「李昂的世界不一定是快樂、溫暖和安全的，她的女主角們生活在感情和心靈的風暴裏，經歷了艱苦的折磨，她們成長和成熟。」

李昂的世界始終有一份堅持、一份強烈的自覺，和一份「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她寫「殺夫」，寫「暗夜」，也寫國內第一本探討

外遇的專書——「外遇」。以一個作家成為社會工作者，正可以看出她的執著。「暗夜」附錄裏有她的創作觀：

「……『女性主義文學』並不表示就不探討人性，因為，既認定女性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女性主義文學』的基礎出發點也是探討人，人性當然是重大的基礎課題，而這『人性』經過社會化，在女性身上作何種反應，自然也是使我深感興趣的問題。」

事實上，在爭取婦女平等的過程中，讓婦女知曉自己是個「人」，學會做好一個「人」，正是首要課題！

▲蕭 颯

蕭颯，民國四十二年次，小學教師，從早期的「日光夜景」、「二度蜜月」，到「我兒漢生」、「小葉」……可以看到一個作家成長的步調；同時際，她的女性意識也逐漸在加強。

「霞飛之家」是她得獎的中篇，改編成電影「我這樣過一生」為蕭颯本人、她丈夫張毅、女主角楊惠姍，各得了一座編劇、導演、演員金馬獎。小說與電影，雖說同是藝術，但語言不同，功能也不盡相同。近年改編文學作品蔚為風氣，這固然對電影文化的提昇有正面意義，然而到目前為止，獲得的成績常是熱鬧有餘、精彩不足。作家最可貴的那點東西，在銀幕上往往付諸闕如。比較成功的，大概就是玉卿嫂、油麻菜籽，還有這部「霞飛之家」了。

不同於油麻菜籽，這篇小說著眼在大陸來台的外省籍同胞；人物的困境也不盡相同，桂美未婚夫陷大陸，生死不明，暫時棲身表姊家，勢必找一個丈夫，活下去。但兩篇小說同樣地藉著一個故事，呈現了台灣急遽進步、改變的社會面貌。也藉著一個女人，說明中國女子堅韌、莊重的氣節與魄力。

小說的重點在桂美身上，然而身旁那位不太有用，但算忠厚老實的丈夫，也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物。小說感人，通常在於「真」，有了讓讀者認同的對象，小說的理念方才順理成章。

比起其它同類型的女性作家，蕭颯關心的視野更為寬廣，探討也更深入。蕭颯筆下有當今社會中複雜的男女關係——如落翹仔「小葉」、同性戀「迷愛」；有滿腦子理想主義、憤世嫉俗的青年——「我兒漢生」；在父母、嬌妻夾縫中難以自保的現代丈夫——「小駱先生的一天」；社會雙重道德標準下單身女子的困境——「失節事件」；還有懵懂衝撞，揮霍生命的無知少年——「少年阿辛」；以及垂垂老去却對青春肉體深深著戀陷溺的小鎮醫生——「小鎮醫生的愛情」等是。

蕭颯的作品有一貫的嚴謹與冷靜，而她參與社會的關懷與認知更值得讚賞。因此在雨後春筍般的眾多女性文學作家中，蕭颯得到的掌聲與期望也特別多。誠如李昂所再三強調：「女性主義文學並非只探討女性，而不探討人性。」對於整個人性的揭發與提昇，一直都是文學創作者——當然包括女性文學——最殷切的

期許。

結語

放眼人事，幾乎沒有一個個案是獨立的，人是群居的動物。既然彼此密切相依，當然一個動作、一份心境都會影響到周遭，然後如投石入水，漣漪圈圈、圈圈，終至整個湖面。女性事件亦是。當女子滔滔於爭取平等的過程中，佔另一半人數的男性又如何呢？導演萬仁曾說過一段話：

「我的父親和長一輩的男性受的是日本教育，回家都是一個樣子 翹起二郎腿、看報紙；今天很多男性還是這個樣子，但感覺上，他們是『縮』在屋子的一角看報紙……。」

真是委屈了，現代男子！有人說，現代女性爭了半天，只爭到加倍的工作、加倍的抉擇、加倍的困擾，甚至還不如舊式女子，盈盈一拜，死生由命！這當然也有道理，只是，時代巨輪轟隆向前，很多東西再回不去了。鄉愁如此，男尊女卑一面倒的絕對優勢何嘗不是！

一個進步、和諧的文明社會是全人類共同的希望所在，「兩性合理化」是朝向那個目標的第一步。讓天下男子、女子各相棄己見，攜手共進，不是一樁值得鼓勵的事嗎？